【文化论坛】

## □袁跃兴

2017年初,《中国诗词大会》 火遍全国;岁末,诗人余光中去 世,在网络上刷屏的除了点点 "烛光",还有他的诗……日前, 有媒体回眸2017年,发现诗人多 了、诗刊多了、诗歌节多了,诗 歌类新媒体也四处圈粉-歌热似乎又回来了。

诗歌"热度"如何,很难用 指标去量化,不同圈子的人感 受也截然不同。那诗歌热如何 判断?从数字来看,在诗歌界颇 具影响的《诗刊》杂志,其发行 量近年持续增长,2016年更是增 长30%,其中个人订阅占百分之 六七十;中国诗歌网网站自2015 年正式上线,日均访问量20万 左右,日均页面访问量50万,最 高时达500万;注册会员近11万 人,注册诗社近2000家,平均每 天收到投稿2000件;如果觉得这 些数字太"虚无缥缈",还可以 再检索一下"诗歌节",你会发 现近一个月全国各地见诸报端 的诗歌节竟有二十多个,以地域 命名的有"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 节""武汉诗歌节""上海市民诗 歌节""香港国际诗歌节""白帝 城诗歌节",打名人牌的则有"仓 央嘉措诗歌节""徐志摩诗歌节 "李白诗歌节"等

年轻人不再讳言"诗人"的 文艺身份。大学中诗歌社团纷纷 涌现。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个诗

歌社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 学都有"五四文学社",武汉大学 的"浪淘石文学社"从上世纪80 年代延续至今。

这一波"诗歌热"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音频节目 "为你读诗",现在已有百万用 户。大量年轻人通过新媒体读 诗、写诗,两年一届的"夏青杯" 全国朗诵大赛,第一届才有1万 人报名,今年有97万人,绝大部 分是年轻人。"诗歌是很好的文 化载体,解决的是心灵认同感 的问题。"诗歌成为年轻人自我 表达的需要……

从一家人坐等《中国诗词大 会》到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读首 诗再睡觉"、机器人小冰写诗引 围观,近年来诗歌屡屡制造公共 话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越 来越高,很多人都体会得到。

那么,这一波热度能持续 多久?这要看到底谁在给诗歌 "加热"。改革开放以来,从朦胧 诗热潮到后来的"席慕蓉热 "海子热""汪国真热",再到"打 工诗歌热""余秀华热",不同时 期的诗歌热都有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 的诗性和诗心。"诗言志,歌咏 言""诗者,天地之心也",在我 国,诗歌堪称最为重要的文学 形式之一。也正因此,尽管社会 对诗歌的热情多有反复,但诗 歌在我国从未真正沉寂过。

当然,前些年,文艺圈、诗歌

圈也曾经出现一些所谓走红的 诗人及诗歌作品,但是,其中大 多是炒作,即使是某一诗人或作 品引起关注,也往往最终流于一 种消费化的、娱乐化的狂欢,变 成一种喧嚣、躁动的事件,而远 离了诗歌艺术本身和主体的讨 论,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市蜃楼般 的假象。与这样的所谓热潮相 比,近两年的诗歌回暖则更趋向 于大众化,有全民读诗的倾向, 这是因为跟此前的诗歌热原因 有所不同,互联网为诗歌的传播 插上了新的翅膀,以微信公众号 为代表的传播渠道与短小精悍 的诗歌、碎片化的阅读更为"般 配",使数百万用户借助手机读 诗、听诗甚至写诗,以更快捷的 方式与诗歌亲密接触。此外,更 深层次的动力在于需求。人们满 足了物质需求后,精神需求日益 高涨,诗歌热也是人们渴望精神

生活更充实、更丰富的表现。 可以说,诗歌回暖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我国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持 续提升的表现。我们乐见诗歌 热,呼吁更多力量为之"助攻", 当然同时也要保持理性-诗歌回暖不是为了掀起全民读 诗的热潮,而是不断创新传播 形式,不断开拓传播渠道,营造 更浓厚的氛围,让更多人有机 会接触、了解诗歌,为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求提供更多元的服 务、更丰富的选择。

## 对于严歌苓,编剧思维是基石也是束缚

□白惠元

【文学江湖

小说《芳华》的英文标题是 "You Touched Me(你触摸了 -简洁的过去时态,仿佛 不经意间提起的陈年小事,雁过 无痕,不见波澜。说得这么平静, 倒不是因为往事皆已随风,而是 因为放不下,太沉重,重到压迫 呼吸,心中纵有千头万绪,却不 知从何讲起。对于芳华般的青春 岁月,严歌苓有怀念,有疼痛,也 有忏悔,过往种种沉淀发酵,终 于笨拙地酝酿出一句短促的告 白:You Touched Me。

严歌苓向来偏爱奇闻轶事, 但这一次,她变得平实而质朴, 质朴如这个语法极简的英文标 题,因为她面对的是自己的真实 经历,是不需要历史调查就可以 信手拈来的丰满细节。从小说行 文就可以看出,她想要拨开那些 修饰语的迷雾,让词语回归至本 义,回归至最质朴的叙事状态: 芳华落尽见真淳。小说开始得很 轻, 王府井大街上, 一场仓促的 重逢。人群中惊鸿一瞥,"我"竟 然认出了那张曾经怎么也记不 住的路人面孔:刘峰,文工团的 模范,40年前因触摸女兵身体 而轰然倒塌。

严歌苓就是这么直奔主 题,这是她的一贯风格。《芳华》 甫一开篇,"触摸事件"就被不 断讲述着,不断强调着,像是在 预设一种终将到来的坠落。1977 年夏,刘峰因"触摸"女兵林丁 丁的身体,被当作耍流氓,下放 至伐木连。这无疑是刘峰的命 运拐点,也是芳华凋落的开始。 《芳华》如此开门见山,而且不 断强调小说的"核心事件",这 似乎是在有意制造一种事件强 度,就像一颗等待爆炸的炸弹, 足足地吊起读者胃口。为了保 证这种事件强度,严歌苓甚至

要将小说的整体构思全部架构



在同一个"核心事件"上。令人 担心的是,这样一桩事先张扬 的"触摸事件"能否撑得起40年 的历史厚度?预叙高潮会不会 提前透支阅读者的激情?

要理解《芳华》的这种写作 技术,必须结合严歌苓在小说家 之外的另一重身份·申影编剧 而且是经过好莱坞"认证"的电 影编剧。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歌 苓的小说创作都是从"核心事 件"开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好 莱坞编剧思维。在好莱坞体制 中,电影编剧必须能够在最简短 的时间内用最精炼的语言向最 强势的制片人讲出自己的故事, 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使得 编剧们必须高效表达,他们的 "故事核"必须足够短,却又足够 精彩,只有如此,才能把剧本卖 出去。说得残酷一点,"故事核" 的强度直接关乎一个好莱坞电 影编剧的基本生存。正是美国编 剧行业的专业训练,使得严歌苓 非常注重"核心事件"的戏剧性, 那些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梗概", 恰恰是严歌苓小说展开的基石, 无论是《金陵十三钗》,还是《陆

犯焉识》,无不是先有故事创意,

再填充历史细节。所以,我们看 到大历史在严歌苓的"故事核" 里穿行而过,却无法驻足,真正 遗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经典的戏 剧情境:关于选择,关于牺牲,关 于交易,关于背叛。反观作为小 说家的严歌苓,她这种"强事 件"的写作方式就显得匠气,过 于情节剧化,少了些哲学余味。

在好莱坞的工业体制内, 电影剧本不允许存在任何意义 上的"废镜头",不接受任何与 主干剧情无关的闲笔。拧成一 股绳的向心力叙事固然十分吸 引读者,能让他们目不转睛,但 也会因为过度明确的叙事方向 而丧失某种自反性与辩证性。事 实上,严歌苓的近期创作一直存 在这样的问题:流畅的、光滑的、 没有毛边的历史叙事,没有任何 冗余与漫溢,到处都是精心剪裁 的规整。但"历史"毕竟不是人工 修剪的结果,它是野蛮生长的, 它无法被情节剧的经纬线所编 织,因为一旦被编织了,"历史" 就只能是一种叙事

在我看来,《芳华》的真正价 值或许在于捍卫一种身体经验, 严歌苓试图为一种由触觉所开 启的感性分配方式进行辩护。因 此,《芳华》英文标题的真正妙处 倒不在于其过去时态,而是那 个一语双关的"Touch":它一方 面指向小说的核心事件,即刘 峰对林丁丁的越界"触摸",是 欲望化的身体动作;另一方面 则暗示着某种"触动",某种由 身体感觉触发的情绪洪流,这 种流动性甚至可以实现跨时空 的情绪对接。正如"我"多年后 触摸到刘峰假肢时所得到的最 直接的体验:"大夏天里,那种冷 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在我 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 伤。"正是这样的身体感觉,让我 们得以穿越历史理性,真正"触

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

读书有感

## 宗璞《北归记 独 瓢 愛情は

三十年前,宗璞先生的《南 渡记》问世;三十年后,收官之 作《北归记》发表,《野葫芦引》 四部曲迎来"大团圆"。冬夜孤 灯下,我细品慢读,心绪随着小 说中人物的命运而起伏不定。 如果将四部曲比作一幅恢弘典 雅的长卷,那么《北归记》就是 最靓丽、最温情、最动人的部 分;如果将四部曲视为一首古 典浪漫的诗篇,那么《北归记》 就是最隽永、最唯美的部分。

延续前三卷的厚重笔触和 典雅风格,《北归记》以抗战胜 利后历史系教授孟樾(弗之)一 家与明伦大学同仁回到北平后 发生的故事,重点围绕孟灵已 等一代年轻人的爱情,孟灵已 身上就有作者自身跟随父辈南 迁的影子。一方面,他们是"胜 利的漂泊者",经过铁蹄的碾 轧、警报的呼啸、饥饿的困扰、 选择的考验后才修成正果,独 饮一瓢爱情汁液,是苦中有甜、 甜中带酸、酸中有泪,有泪可 落,但不悲凉;另一方面,他们 顽强不屈、恪守正义,一路走 来,南渡中的离别,东藏中的颠 簸,西征中的牺牲,北归后他们

依然不忘初心。 同样是回望当年北大清华 南迁,在昆明联合创办西南联 大,比之岳南《南渡北归》三部 曲、张曼菱《西南联大启示录》、 鹿桥《未央歌》等,宗璞的《野葫 芦引》最独特之处就是对知识 分子精神的开掘、对苦难生活 细节的白描、对传统文化坚守 的歌颂,于平淡如水的文字中 迸发出磅礴的野生能量。引用 评论家梁豪的话说,"宗璞的身 上流淌着植物的基因。意识流, 魔幻,解构,元叙述,怪诞,黑色 幽默,所有的妙招和花招,在宗 璞面前都显得过于花哨和轻 佻,反倒成了对于自己十分才 情的十二分吆喝。宗璞笔下的 红豆和野葫芦们,生长出了自 己的品格、自己的韵律,拥有独 特的文绉绉的野气。只有由内 而外探照的人,才具有近乎不 竭的一以贯之的能量。"宗璞曾 说"我也不知道野葫芦里卖的 是什么药",我认为,野葫芦就 是战乱年代野蛮生长的中国精 神,就是直立行走不屈不挠的 中国脊梁,就是为国牺牲无怨 无悔的民族情怀,这些在小说 中的人物身上得到淋漓体现。

回到离别八年的北平,飞 机上弗之高空眺望,看见了中 山公园里的公理战胜坊,"公理 战胜,世界才能存在,人类才能 存在。"他说,"我们在回到北平 最高兴的一刹那,要向牺牲的 中华儿女致敬。"毫无疑问,"谁 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 病。"在宗璞先生的笔下,我看 到了一种植入骨血、直抵灵魂

的家国情谊。 从香栗斜街、龟回县城再 到重庆十三坡小院,漂泊归来, 向上生长的是屹立不倒的精 神,心手守护的是传统文化的 根基,就像那被敌军砍下的葫 芦,回荡着孩子的呐喊声,就像 炸不倒的腊梅林、流不尽的芒 河水、斩不断的吹箫声,"我教 育孩子们要不断吹出新时调。 新时调不是趋时,而是新的自 己。无论怎样的艰难,逃难、轰 炸、疾病……我们都会战胜,然 后脱出一个新的自己(《东藏 记》)。"归来后,独饮一瓢爱情 汁液,这爱情寓意浴血奋战的 精神支柱,这爱情就是迎难而 上的人生挑战,"那就是新的挑 战/快乐地迎上去吧/让每一天 新生的太阳照亮你的脸/让你 的生活更丰满。"八十九岁高龄 的宗璞先生用非凡的意志奉献 收官之作,她让我们看到的不 只是爱情,更多的是对新时代 的勇敢迎战。